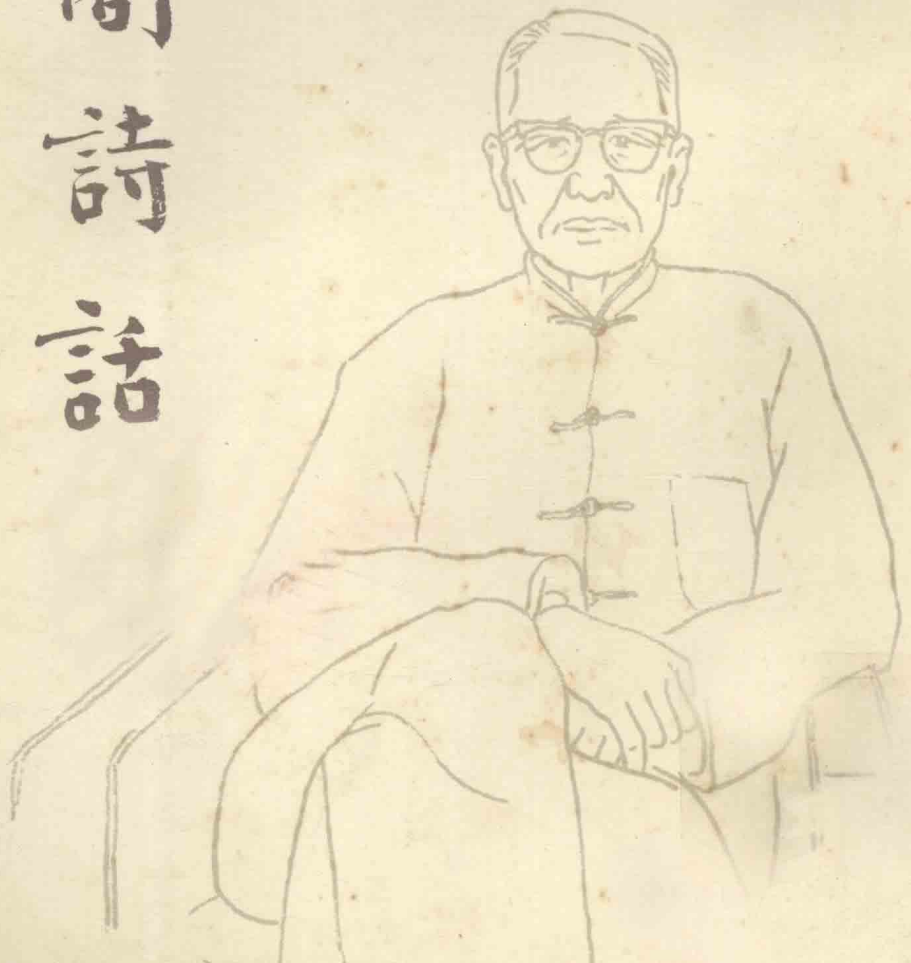


寥音閣詩話



俞士維題

俞大綱全集
第二集

俞大綱著

寥
音
閣
詩
話

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

版 權 所 有 ● 翻 印 必 究

俞大綱全集

第二集

寥音閣詩話

作 者：俞 大 綱

發行人：許 仁 圖

出版者：俞 大 綱 基 金 會

發行者：河 洛 圖 書 出 版 社

北市建一商號(63)字第八一七一七號

局版臺業字第零零玖捌號

臺北市廈門街十四巷一之二號

郵撥帳號一〇一三一〇

電話：三二一八三八二·三九一〇一六

承印者：坤記印刷有限公司
平裝一冊定價：新臺幣六十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臺出版

吾嘗讀古人詩每苦不能通其義蓋以時代
變遷當年詩人之家世師友婚姻戀愛生活
及當時政治社會情形雖歷注詮釋終不易
一一了解此元遺山所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
獨恨無人作鄭箋之歎也

吾第大綱遺編中有詩話十數篇其所論詩
人皆吾家長輩師友俞恪士先生余伯父散
原陳伯履先生余姑丈寅恪其第三子 叔父曾

重伯先生余舅父志長孫曾孫小妯其長女三女
晚歲常往遂平滬特嶺杭州間余第大綱獨得
長侍左右故其遺著各存詩話實詩史也後之研
究同光詩體者其庶幾有所參考歟

寥音閣詩話

一

散原先生詩，籠罩萬有，出入百家，其境界之高，造語之工，不獨爲近代第一名手，卽魏晉盛唐，亦少匹敵。古今詩人，陶靖節得自然之妙境，杜工部篤人倫之至情，故詩能名世。散原有陶之胸襟，杜之性情，故寫景能攝天地萬物之精魂，言情則語語出自肺腑。大凡藝術上品，必具入世之眞感情，出世之純境界，圖畫音樂，莫不然，詩人驅遣文字，猶餘事也。

散原先生題濮青士藏山谷老人尺牘卷子詩云，我誦涪翁詩，奧瑩出嫵媚，冥擗貫萬象，往往天機備，世儒苦澀硬，了未省初意，麤迹掃皮毛，後生渺津逮，於山谷詩推崇至矣。今讀山谷詩，謂其奧瑩出嫵媚，自極的當，謂其貫萬象，備天機，似尙不及散原也。按奧瑩嫵媚，似指句法而言，貫萬象備天機，似指內容而言。散原詩句法得之於山谷者至深，若論內容，則山谷實不逮散原。愚嘗謂散原詩，具陶之境界，杜之性情，黃之句法，持此解以讀散原詩，庶幾不遠。

散原先生嘗自謂三十歲以前，詩宗義山，三十以後，始變體，世人皆以先生詩傳江西法乳，與玉溪格調，絕不相謀，但讀先生觀宋刻任天社山谷內集詩云，翁詩久遠愈論定，立儒頑廉果誰力？世人愛憎說西江，類區門戶迷黑白，咀含玉溪蛻杜甫，可憐孤吟吐向壁。足見先生胸無唐宋界限，且以涪翁爲咀

含玉溪，所見超人一等。張文襄不喜散原詩，謂爲我所不解。此唐宋門戶之見也，當時樊樊山易實甫方以晚唐徹體，飲譽京國，先生此論，又豈偶然而發者邪。

義山詩含英咀華，而情致旖旎，風神蘊藉，自是唐人特色。善學義山者，要當傳其神而盡其態，若西崑體之餽釘故實，極意詞藻，而無視於神態者，去之遠矣，此當時優人所以致譏於館職諸公也，散原先生次韻李審言維揚見寄詩：恨別傷春覺已多，酒痕三歲換蹉跎，庾郎食籍珍鮭菜，江令毫端豔綺羅，繡繭諸儒嗟散落，珠簾十里想經過，峨峨淮海無雙士，莫折瓊花照逝波。斷句如簷溜初分鐘阜雨，酒顏猶接女牆花。結句如待握春風付洞蕭，是真能咀含玉溪而傳其神態者。
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，義山名句也。風神蘊藉，最爲可愛，其詩境絕似之。五代詞猶存此種風貌，宋詞中惟秦柳尙可恍惚得之，若夢窗詞，雖能鏤月雕雲，而失之穠滯，殊少蘊藉之致，有之，惟風入松聽風聽雨過清明一闕耳，清真少年游并刀似水一闕，通篇詞藻，只用錦幄獸香二語，而風流蘊藉，自然灑露，此清真所以高於夢窗也。近代詞人，多祧夢窗而祖清真，此中惟彊村先生最稱高手，今若以夢窗擬玉溪，清真擬工部，則彊村蓋亦能咀含夢窗蛻清真者，彊村抱家國之至情，耿節孤標，與散原先生格調極近，文學之成就，亦相伯仲，故兩公沆瀣相投，固不徒以文字相知也。

散原先生詩，自辛丑至辛亥，成爲一段落。

此十年中，先生心境最爲淒苦。戊戌之變，先生父子，以在湘倡導維新，久爲舊黨側目，死事六君子，多與先生氣類相投，而楊銳劉光第復爲右銘公所奏奉，先生父子因以同日獲罪罷黜。越歲庚子，拳匪禍起，右銘公適以其年逝世。國憂家難，萃於先生一身，抑塞侘傺之懷，於情有所不能自己者，一一托之於詩。先生辛丑貽范伯子詩云：（原題衡兒就學滬須過其外舅肯堂君通州率寫一詩令其持呈代柬）『吾嘗欲著藏兵論，汝舅新成問孔篇。此意深微埃知者。若論新舊轉茫然。生涯獲謗餘無事，老去耽吟儻見憐。胸有萬言艱一字，摩挲病眼問青天。』最足以見先生當日心境。鄭海藏敍散原精舍詩集云，大抵伯嚴之詩，至辛丑以後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源出於魯直，而莽蒼排莽之意態，卓然大家，非可列之江西社裏也。海藏拈莽蒼排莽四字以狀先生詩之意態，可謂知言，然未能摘其神髓於勃鬱沉緜之境也。蓋先生當時詩境，未嘗不同於屈子之憂愁幽思。太史公論離騷謂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，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。先生靖廬述哀詩及年時謁墓諸作，至性至情，直是胸有萬言艱一字，發而呼天呼父母之聲矣。海藏敍又云，世事萬變紛擾於外，心緒百態騰沸於內，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，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，固已闡發散原詩中之孤忠至孝處境，憂危之微旨，以關廣雅談詩，務以清切爲主之謬見矣。海藏此序，成於宣統元年，當時朝局，新舊黨恩怨猶存，自不得不慎於言。窺其意旨，何嘗不欲以散原比類於屈杜，故序文首云，如伯嚴者，當於古人中求之也。

湘陰郭筠仙先生，才識學在晚清均屬第一流，自出使歐洲，飽淪新知，所見逾廣，憂心世局，俶焉不可終日。晚年息影故園，蒿目時艱，性益亢烈。散原先生以世誼得時造請，飢聞其議論。先生留別墅遣懷詩有云：綺歲游湖湘，郭公矚我最，其學洞中外，孤懷屏一世，先覺昭羣倫，肫懷領後輩。實已明言其維新政治主張，啓發於筠老。又甲辰次韻答寄禪上人海上見寄詩云，碧湖花雨照迷津，十五年前挾老筠（自注：客湘時與郭筠仙侍郎諸公同集碧浪詩社）石火光中吾未死，乾坤毀後汝何人。所云花雨照迷津，亦指筠老議論有以激發其思想而言，非僅語關寄禪爲釋子也。戊戌之變，先生父子僅以身免，宜其有石火光中吾未死，乾坤毀後汝何人之感慨矣。

散原先生平生政治主張，首重羣治，屢見於詩。渡湖畢江行遣興絕句云，煮茗傾醪與餞春，衰顏照水洗呻吟，分瓜邊警喧人海，訴與沙鷗隸國民。其意蓋謂人人以爲中國有瓜分之憂，何忽視國民如此。又靖廬述哀詩云，民有智力德，昊穹錫厥美，振厲掖進之，所由奠基址。列邦用圖存，羣治扶瘵痞。雄強非偶然，富教耀歷史。此正對筠老所謂今言富強者，一視國家本計，與百姓無關之世局而發。

戊戌變政之失敗，由於政令太驟，此康梁輩之主張也。康長素上光緒書，謂守舊不可，必當變法。緩變不可，必當速變。小變不可，必當全變。速變全變，惟有革命。散原先生父子雖倡導維新，力主變法，然極不滿康氏之躁進。先生靖廬述哀詩，平生報國心，祇以來訾毀，稱量遂一施，堂堂待悼史。惟

彼夸毗徒，浸淫壞天紀，唐突蛟蛇宮，陸沉不移晷。朝夕履霜占，九幽益痛此。兒今迫禍變，苟活蒙愧恥。未嘗不以爲庚子之禍，種因於戊戌新黨以激進取敗，反令老朽昏庸之輩盤穴中樞，徒敗國事也。放逐之哀，蓼莪之痛，殘生血淚，霑灑青氈（先生閱災詩中語）讀先生自辛丑迄辛亥十年中所作詩，要不可不知先生當時之心境也。

五

散原先生入民國後，詩境漸造洗滌沈寥之境，與辛亥以前，略有不同，然其傲挺之姿，蒼鬱之氣，猶盤紆於文字間。自民國十二年癸亥悼亡喪子後，詩境如九逝詩魂，近於冥默矣。大抵先生之詩，辛丑至辛亥，感情奔放，多激越之音；自民國元年迄十二年，感情漸趨凝斂，其詩如秋氣之清而肅；十二年以後，則鑄冶人間之哀樂，融會天地之精神，冥合天人，詩境頗近於宗教矣。

先生繼配俞夫人，諱明詩，余姑也。先生平生不事生產，全家生計，僅賴於鬻文，余姑賢淑勞儉，馴至典簪珥，以爲子女教養之資。諸中表衡恪、隆恪、寅恪、登恪，得以游學日本歐美，皆出於余姑節衣省食之賜。民國十二年余姑以病痢下世，衡恪表兄自北平奔喪來金陵，抵家甫十日，染時疫不治而終，先生悲痛切骨，廢吟咏者彌年。余姑卜葬西湖，先生輓之云：「一死一生，天使餘年枯涕淚。何聚何散，魂先同我保湖山。」余姑能詩，先生所爲詩，皆爲余姑手抄。又擅鼓古琴，先生詩中往往及之。先姑諸姪輩中余年齒最稚，以是最獲姑氏鍾愛，每值生辰，先生及余姑凌晨即來余家，以果餌相饗，偶或遲來，余輒牽衣問余母，姑爹姑媽何竟不來爲我拜生，拜生者猶言祝壽，湖南俚語也，舉家爲之嘩笑，迄今伯嫂猶時時道及之。伯嫂新午，余姑次女也。兒時情味，恍如目前，先姑逝世已三十四年矣，痛哉。

散原先生辛丑後構宅南京水西門頭條巷，自榜其居曰散原別墅。右銘公禔職後，歸隱散原山嵒廬，沒後卽葬山麓，先生顏其金陵別墅爲散原，志孝思也。別墅清溪繞戶，鍾阜當窗，境極幽邃。與先伯父觚廡先生比鄰而居，兩家園畝相接，花木互映，童稚僕婢，終日躑躅門庭，喧笑無禁，頗收熙怡之樂，閒適之趣。先生詩集中由滬還金陵散原別墅詩，留別散原別墅詩，七月十二還金陵散原別墅雨中遣興詩，夜抵金陵別墅詩，留別墅遣懷詩等篇，寫小別後別墅園庭景物，賦情深摯，狀物生動，具見吾愛吾廬之意。民國十二年先姑逝世後，先生感愴於懷，不欲留居金陵，遷寓西湖，兩家故宅，先後轉鬻。先生甲子（民國十三年）次韻宗武寄示過金陵舊廬詩云：死別匡牀萬景徂，魂痕猶啄白門烏，綿綿歌哭聲颺散，杳杳樓臺冷月孤，漸挽心肝親浩劫，獨支皮骨出晴湖，吟人隔世銜杯處，手種孩松拂瓦無，索居感逝，老憶故廬，一往之情，淒人心魄，誠佳什也。歸有光項脊軒記，敘其故居瑣事云：「余居於此，多可喜亦多可悲。」大凡人生眠食之地，異時回溯，一草一木，往往牽人情思。先伯父重返金陵故居悼劉姬詩云：罷絮光陰萍滿池，東風吹鬢白成絲。明知生累翻悲死，難遣中年況近衰。花竹每思初種日，江山重見獨來時。人間萬事成追悔，地老天荒却怨誰。花竹一聯，雖所以托哀思，寄感懷，而眼前景物，宛然逼人，實亦寫實之辭也。

散原先生於鼎革之際，曾避地上海，寓老靶子路。當時遜清達宦，海內名輩，多集於滬濱。瞿止厂、

陳庸、鄭海藏、沈寐叟、朱彊村、康更生、沈濤園、李梅、輩均儼居其間，王湘綺、梁節、輩則數數道經上海。一時詩酒之會甚盛，先生皆有投贈之作，見於集中。當時羣公，多有以遜清遺老自居者，消寒集讌，人各出銀元一枚，號爲貞元會，實引用唐人詩貞元朝士已無多以相況。先生雖不無故國之思，然絕不作遺老態，亦不作遺老語，其關心國計民生之衷，初不以易世而稍變，偶論世局，多憫亂傷時之語，無徧頰之辭，此於先生詩中可以驗覆者也。先生遣興兼訊漚尹索酒詩云：樓外車塵木末霜，笳聲旗影日飄揚。蝸居眞作逋逃藪，鳩杖重逢傀儡場。未信許由誇洗耳，獨攀宋玉與廻腸。樽蒲座上餘芳在，解乞醇醪調渴羌。逋逃避亂，冷眼看人，未信許由，獨攀宋玉，先生胸襟之超逸，於此可見。

散原先生民國十二年悼亡後，自金陵移寓杭州白傳路，幽憂屏世，幾廢吟咏。先生爲袁觚，余倦知，譚瓶齋諸先生序湖吁唱和集云，余隔歲羈金陵，連遭家禍，辟而寄湖上，廢萬務，至嚙不一涉吟咏，有舊游四五居鄰巷，皆當世之詩人也。五月中，袁觚自滬來游，歸賦詩見懷，復履所用韻，賦哀湘災一篇。同滬之余倦知叟，譚瓶齋，亦和而寄焉。其時湖居侵烈暑，星生月映，往往從諸子造水次取涼。諸子興之所至，遂次第踵和，凡得若干篇。寫憂騁懷，偉奇幽怪，各極其趣。昔余有門存唱和集之刻，狃於好事，爰爲輯存，命之曰湖吁集。嗟呼，已逝之境與已逝之心，天人無可奈何，猶欲追擊而把翫之，非愚則誣，而舍是將安歸乎。余老矣，且爲沉哀垂死之人，氣不復陽，茲得湖海諸子，盛播歌咏，雜投几案間，震耳目，蕩魂夢，幸假以自遣而暫忘其所遭也。此文成於民國十三年，彌足以見先生當日心境之淒苦。所云追繫把翫天人無可奈何之已逝之境，已逝之心，實古今至情文字之所由發。李義山詩云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祇是當時已惘然，寄情一瞬，百世低徊，眞天人無可奈何之境也。

先生旅寓杭垣凡二年，移居上海塘山路，居四年，徙牯嶺，越歲民國十九年，寅恪表兄迎養於北平，迄廿六年日寇入城，先生憂憤發疾，終於姚家胡同寓廬。先生居杭州滬濱時，以七十退年，疊更家國變故，漸就衰病。居恒每飯必酒，自是患尿道閉塞症，醫戒止酒。先生丙寅（民國十五年）除夕詩：轉徙依窮海，淒迷引暮年，淚痕吞作酒，花影對生煙。戰伐成娛老，癡頑乞補天，鏡樓有今夕，付抱兩